

新诗 评论

2005年第1辑

总第11辑

谢冕 发刊词：为了中国新诗的建设

孙玉石 《总序》：诗后的文本关注与阐释

洪子浪 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考与笔记

卞之琳专辑

江约宋 思的聪明与诗的智慧

姜涛 小大由之：谈卞之琳四十年来的文体选择

萧开忠专辑

萧开忠 《致徐志摩》等八首

桑尧 谈萧开忠《致徐志摩》及其他

席亚兵 自然与不自然

张一兵 要勇斗狠说开恩

文本细读

关菁 《致一》的降度

臧棣 谈臧棣的《致徐志摩》

臧棣 咏物诗

吴晓东 荒街上的沉思者

穆旦 折襟目的《致徐志摩》

穆旦 裂纹

程美华 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沈从文 莲花

沈从文 莲花

诗人研究

耿占春 夫去祭低的世界

事件与问题

周蕾 当代文化英雄的出演与降度上

中国诗歌与诗坛论争研究

张桃洲 轻盈与沉重

翻译与接受

林敏 裴君达与当代中国

诗人访谈

顾敏 李鸿章 诗与科学的思点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诗 评论

2005年 第1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评论(2005年第1辑)/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

ISBN 7-301-08876-0

I. 新… II. 北… III. 新诗-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189 号

书 名: 新诗评论(2005年第1辑)

主 编: 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

本辑编辑: 臧棣 姜涛 冷霜 周瓛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876-0/I·072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开本 13.75印张 196千字

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刊词：为了中国新诗的建设

谢 冕

新诗的创立始于对旧诗的质疑(或曰“破坏”)。在新诗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国已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诗歌形态——即我们称之为“旧诗”的中国古典诗歌。古典诗歌的繁衍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诗人的创造性劳作,这个诗歌形态已达到无与伦比的至善至美。它是足以称豪于世的中国文化的骄傲。那些在漫长岁月中经无数杰出诗人的锦心绣口酿造而成的辉煌诗篇,已经成为永远不可企及、也永远难以超越的传世经典。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诗意再现。在那里,不仅展示了中国田园山川的迷人意蕴,而且,更包孕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与周围景物融为一体的心灵世界。这是另一个世界,一种高贵的、优雅的、超然的、静默而悠远的神思的世界。这些诗歌,保存了亚洲广漠内陆原始状态的自然风光,以及人置身其中的恬然与和谐。然而,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个臻于完美的世界,却是与世隔绝的和让人迷醉不醒的。

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世界的宁静。19世纪中叶,一群不速之客试图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但是遭到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拒绝。于是爆发了战争。中国在这些战争中屡战屡败。于是激起了一批先知先觉的志士仁人为强国新民而进行的探索与抗争。“国势陵夷,道衰学弊”^[1],列强虎视于外,军阀混战于内。内忧外患把人们的目光和心智引向了对于中国积弊的追问与探讨上。

这些人救国无门,医心乏术,四处求索,最后找到了封建文化这个病根。认为是长期的封建思想的统治,严重束缚和影响了中国的进步。于是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反对旧道

德,建立新道德,反对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就成了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目标。他们认为国之弱,在于心之衰,欲强国必先新民,新民之道在于铸魅魂。从启发民智开始,达到改变国运之目的,于是寄希望于新文学对全体国民的启蒙。这就是此刻他们所能提供的疗救国难民瘼的“药”。

于是,扫除障碍,创建新物,就成了这一场文学革命的必要方式。新诗的创建就是这样被提到了最初那些改革者的面前的。他们义无反顾地要拿旧诗开刀,决心要抛弃旧诗的那一套程式。胡适说的要“去掉词调”,其实就是要去掉古典诗歌的那些韵味和意境。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2],到胡适的“要使作诗如作文”^[3],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那时,只一味地要诗来承载新事物和新思想,破坏旧的一切在所不惜。为“革命”而不计“文学”,为“新”而忽略“诗”,竟是一种“常态”。如果不是刻意如此,也就是必然如此。

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何以会对传统文化和文学持如此激烈的态度。因为我们和他们毕竟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当时的第一要义是生存,为了生存而不惜毁弃旧物,包括精美绝伦的中国古典诗歌。由于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新的文学和新的诗歌在新思想的推动下终于被创造出来了,这是那一代人的前无古人的创举。不然的话,直至今日,我们可能仍然生活在旧思想和旧道德的阴影里,可能仍然处于与世隔绝的蒙昧中。“五四”诞生的新诗如今已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必须,成了我们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手段。当然,这一切是与中国传统诗歌不同程度的脱节为代价换来的。

新诗的建立,难于对旧诗的破坏。那时的人们,急切之中来不及思考传统与革新、破坏与建设的关系。事实是,传统不因革新而断绝,也不因“破坏”而消失。毋庸置疑,即使是以西洋为师“尝试”而成的新诗,也依然保持了中诗的血脉气韵。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的胡适,很快就感到了一味“破坏”之不可取。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中说,他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在这篇文章中,胡适突出了他的“建设”的理念。他谈到了收集和扩充材料以及布局、剪

裁、描写等涉及文学性方面的相当广泛的建设性意见。

新诗草创期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的确有着简单和极端的立场和见解。但那些先行者也并非对此毫无觉察。俞平伯说，“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5]。周作人说，“经过了许多时间，我们才觉醒，诗先要是诗，然后才能说到白话不白话”^[6]。胡适在内的这些“建设”的见解，都产生在“破坏”的同时，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当时，激烈之中也有一份难得的冷静。当然，从整体上说，为了新诗的“尝试”而进行的一切，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平心而论，新诗的诞生，本身就是最大的建设，尽管此前进行了激烈的“爆破”。为此，在近百年新诗史中，因与中国诗歌传统的一定程度的“脱节”与“断裂”，而留下了久远的隐痛。

中国的命运决定着中国文学的命运。中国新诗的诞生及成长的路途并不平坦，而是充满了磨难与坎坷。近代以来中国的特殊处境，使得文学以及诗歌不得不主动或非主动超负荷地承载着社会的和政治的责任。苦难的岁月，艰难的环境，都在时刻提醒人们应当“轻忽”甚至“放逐”抒情和诗意。在沉重的生存中奢谈艺术，可能是一种罪过。这些提醒不仅来自权威的方面，甚至来自诗人自身。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促使诗歌自愿或不自愿地向着非审美的方向缓慢地甚至急剧地“移位”。

这意味着中国诗歌面临着另一场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的“善意的破坏”。之所以是“善意”的，乃是由于对新诗所有的这些要求都是“重大”的、乃至“神圣”的。例如要求艺术服从政治，例如要求个人服从集体，例如要求提高服从普及，例如要求审美服从宣传，等等。所有的这些要求，都是毋庸置疑的，也都是“合理”的。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到70年代后期，新诗都处在这样不断被要求和接受“改造”的环境中，这些举措，都无一例外地被指称为“建设”，其实，恰恰是建设的反向。

与此相关，伴随着关于新诗方向、道路、方法等等重大问题的贯彻和施行的，还有无休止的、几乎是不间断的“运动”、批判、学习和改造。其目的也无一例外地指向建立新诗的单一模式——即我们通常指称的

“一体化”上。这种关于新诗的单一模式的确定和推广，从来都被形容为是一种贯彻了正确方向的“最好”的诗歌的产生。理论不断引导和要求全体诗人都写这样的诗。于是久而久之诗歌就只剩下一种统一的、单调的声音。对于诗歌和文学的戕害，还有比这种按照统一的模式制造更为严重的吗？

因此，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期盼，就是期盼这种诗歌噩梦的终结，即坚硬的“一体化”格局的解体。至于说到20世纪80年代新诗潮的出现，人们对此可能有诸多不同的评价和说法，我们却宁可把它看作是文学新时期的第一只报春燕，是一根打进那长期形成的无比坚硬的、固化的、诗歌统一体的楔子。这是另一次对于秩序的“破坏”，但它导致了一个诗歌建设的新时代的诞生。要是没有这一根非凡的“楔子”打开的那一道裂口，我们至今可能还喘息在单调而贫乏的诗歌阴影之中。

往后发生的一切事实，都是我们的亲历，已经无庸多说。中国新诗的新局面已经打开，正沿着一个健康的、生动的而且是多样化的方向行进。各式各样的诗人，在写着各式各样的诗，这就是当今中国诗歌的事实。是的，也许有点驳杂，也许有点失序。但是，枷锁已被打碎，诗人的自由表达正在受到尊重，这是弥足珍贵的。是的，我们对现状不满，感到了权威和经典的缺失。也许是我们的粗心，那些存在未曾被我们发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时代还没有诞生能够代表它的特有精神的诗人。因此我们等待，我们有充分的耐心。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故乡，更是中国新诗的摇篮。中国最初的那批新诗的探险者，正是以这里为出发地，开始了中国新诗的探索与试验的航程。他们做着前无古人的工作，他们在古典的辉煌之外别创新物。他们面对的是千年的完美以及对这完美的领悟和倾心，还有更使他们为难的，那就是被那种完美娇惯了的、居高不下的“口味”。新诗创造者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以及由这历史培育出来、有着极高欣赏品位的惯性（也许还有惰性）面前进行他们的工作的。他们是大无畏的建设者。他们不仅为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新诗赢得了荣誉，也为北京大学赢得了荣誉。

新诗在充满荆棘的路途中，已经有着近百年的行进。它取得了大

的业绩,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处理中国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关系上,在处理社会承担与创造自由的关系上,在处理多样性与经典性的关系上,在处理诗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上,在处理自由与格律的关系上,等等。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探索与试验留下的一份严肃的问卷,历史用一百年的时间等待我们的回答。空谈不仅无用,也无益。与其花时间去作无谓的论争,与其花精力奢谈什么是最好的“主义”和最好的“方法”,不如用百倍的努力去写出一首好诗。摒弃破坏,倡言建设,是时候了!

在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之后,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办如今这样的一份刊物。《新诗评论》现在及将来想做、要做许多事,但归结起来可能就是一件事:立志于中国新诗的建设。在北大同人中,同样存在各不相同的诗歌观念与诗歌理想,在当今的时代,这原是一种常态。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份北大办的刊物,我们理应牢记蔡元培先生的办校理念,把兼收并蓄和学术自由的原则引进到新诗的建设上来:不问门户,不拘流派和群落,只求言之有理,只求自圆其说,只求有益于中国新诗的建设。

2005年3月25日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注 释

- [1] 《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发刊《社告》之第一条:“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上海群兴书社。
- [2] 黄遵宪《杂感》:“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此诗作于同治七、八年间(1868—1869),作者时年二十一、二岁。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1》,第486页。上海书店,1991年4月第1版。
- [3] 胡适:“诗国革命何自始?要使作诗如作文。”见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490页,上海群益书店,1919年5月。
- [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15日,上海群益书店。

- [5]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第二卷第一号，1919年10月30日。
- [6] 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第82期，1926年5月30日。

目 录

发刊词:为了中国新诗的建设 谢冕(1)

“意象”背后的文本关注与阐释

——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考杂记 孙玉石(1)

《新诗三百首》中的诗歌史问题 洪子诚(12)

卞之琳专辑

思的聪明与诗的智慧

——从夏志清的评语谈卞之琳的诗 江弱水(21)

小大由之:谈卞之琳 40 年代的文体选择 姜涛(28)

萧开愚专辑

萧开愚近作

致传统 (47)

天鹅——回赠臧棣 (49)

生日 (50)

1979 年,我的一场对话 (51)

星期天诳言,赠道元迷 (54)

夜游 (58)

将以遗 (59)

姑妄言之 (60)

读萧开愚《致传统》及其他 桑克(64)

自然与不自然 席亚兵(77)

耍勇斗狠说开愚 张典(81)

SCJ22/06

文本细读**“浅”的深度**

——谈臧棣的《咏物诗》…………… 莫 密 (87)

附：咏物诗 …………… 臧 棣 (91)

荒街上的沉思者

——析穆旦的《裂纹》…………… 吴晓东 (93)

附：裂纹 …………… 穆 旦 (98)

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读沈从文的《莲花》…………… 段美乔 (100)

附：莲花 …………… 沈从文 (104)

诗人研究

失去象征的世界…………… 耿占春 (106)

事件与问题**当代文化英雄的出演与降落(上)**

——中国诗歌与诗坛论争研究…………… 周 瓚 (120)

轻盈与涩重

——新诗的身体叙写…………… 张桃洲 (149)

翻译与接受

聂鲁达与当代中国…………… 滕 威 (172)

诗人访谈**诗与哲学的起点**

——郑敏访谈…………… 郑敏、李润霞 (194)

“意象”背后的文本关注与阐释

——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考杂记

孙玉石

唐湜是1945年在大学校园里开始写评论的。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他先后写了关于冯至的《伍子胥》、杜运燮的《诗四十首》、陈敬容的《星雨集》、路翎的《求爱》等批评文章,由李健吾先生在其主编的1947年3月至11月出版的《文艺复兴》杂志上相继发表。以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地在《中国新诗》、《春秋》、《诗创造》、《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上,陆续发表了关于冯至、穆旦、郑敏、辛笛、陈敬容、杭约赫、莫洛等诗人的诗歌批评文字。他第一次敏锐地提出穆旦、杜运燮与绿原分别代表“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追求新诗现代化的“诗的新世代”,“相互补充,相互救助又相互渗透”,“正求着自然与自觉的现代化运动的合流与发展”的著名论断。他的批评文字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1950年,他将其中部分批评论文汇为《意度集》,由上海平原社出版。这些批评文章里,深入的文本理解与分析,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现代解诗学思想的颇有价值的见解。

受李健吾《咀华集》里“亲切又精当的风格”与“翩然风度”的批评文字的影响,唐湜最初的念头,是“想用散文小品代替大块的论文”。他认为,“向人家说一篇长篇大论,还不如轻轻的提示一两句,给人一个亲切完整的印象。”他以生命体验与艺术感悟进入一些富有现代意识的诗作,“从阅读里领悟了许多人生经验里内在的熠熠,我似乎听到了生命临近的足音”。“我那时觉得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批评与对人的品评常有些一语中的的传神之作,但这种过于看重直觉的批评有时会是不切实际的,不免流于笼统、公式化与空泛,所以我们应该接受欧洲人科学

的批评方法、精明的分析与彻骨的刻划。”“我想作一种跳跃式的欣赏的解说，作一些能动的思想的展开与感情生活的再现，一种在作者的精神风格里的沉潜。总之，一种再创造。”他的诗歌批评，因此能“以旅人的口吻抒说了一些自己在诗之波上流连的印象，试作了一些艺术分析，引领读诗者进入诗人们的深心去探索。”^[1]可见唐湜在自觉反思传统文学批评某些局限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批评的“精明的分析与彻骨的刻划”有所关注与借鉴，努力在沉潜于诗歌文本中的“艺术分析”与“欣赏解说”方面，花费一些“再创造”的功夫，以图“引领读诗者进入诗人们的深心去探索”。这里显然包含了一种现代解诗学的思考。

1948年，他在批评朱自清的《新诗杂话》一书时，对于其中阐发的现代解诗学思想作了充满理性的肯定。他是这样理解和认识朱自清及其解诗学的思想与实践的：“他是一个切实而细致的沉思者，他只在炉边灯下思索着他的欣赏的解说与谨慎的希望，他在沿着一个清新的诗人与散文家的组织着经验的实际体会组织他的文章，比起那些不能虔诚地读诗，甚至读不懂真诗的‘批评家’们的横行武断，这些论文展开了一种宽阔的风度，一种自然亲切的风貌。”他称赞朱自清先生为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淘气》、《白螺壳》所作的“极详尽的解说，是值得赞美的”，因为“这些虚心的探索至少是目前的那些只想做审判者而不想读一首好诗的‘批评家’们作不到的”。^[2]与那些不能虔诚地读诗，甚至读不懂好诗，那些只想做审判者而不想读一首好诗的“批评家”相比较，唐湜于朱自清先生对诗的“极详尽”的“欣赏解说”，与向读者疏通解释难懂诗句的“自然亲切的风貌”，岂只是赞美，而且颇受其影响，在批评中有所借鉴与实践。

意象的陌生与繁复，是追求现代性者的一个让读者难于接近的重要阻隔。面对40年代现代主义的高峰人物冯至的《十四行集》以及穆旦等一批后起“新生代”的“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的复杂文本，在诸多批评文字中，唐湜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意象和意象凝定的关注和破解上。

他认为意象和意象凝定，是40年代现代派诗人追求艺术传达的一个核心性的审美概念。“意象当然不是装饰品，它与诗质间的关联不是

一种外形的类似,而应该是一种内在精神的感应与融合,同感、同情心伸缩支点的合一。……意象与意义常常会结合得不可分离,象征主义者甚至把这定为一种法则。”“在最好最纯净的诗里面,除了无纤尘的意象之外,不应再有别的游离的渣滓。”“在诗人,意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诗人对客观世界的真切的体贴,一种无痕迹的契合;另一方面又是客观世界在诗人心里的凝聚,万物皆备于我。冯至吟过: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雪,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除了这种“物我合一”的切合论观念之外,唐湜还强调意象的潜意识功能和意象凝定的思想。他说:意象是“潜意识通往意识流的桥梁,潜意识的力量通过意象的媒介而奔涌前去,意识的理性的光也照耀了潜意识的深沉,给予它以解放的欢欣”。^[3]真正的诗,“应该由浮动的音乐走向凝定的建筑,由光芒焕发的浪漫主义走向凝重的古典主义。这是一切沉挚的诗人的道路,是 R. M. 里尔克的道路,也是冯至的道路”。^[4]诗人冯至借鉴与融会里尔克的藝術原则,“他经历了从浪漫蒂克到克腊西克,从音乐到雕塑,从流动到凝练的转变,……‘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5]

唐湜对于里尔克的《天鹅》一诗的分析,是在论述“意象的凝定”的时候的“举例”。也就是他在论述里尔克“接受法国印象派的画、罗丹的雕塑与法国象征派诗的影响”,如何在自己的诗里,由“无限的音乐的海凝定于意象的‘姿’”时进行的实验性探索。原诗是:

还没有完成什么,这辛劳
沉重得好像戴着镣铐来,
就如天鹅那蹒跚的步态;

而死去,就不要再去把握
我们每天站着的这大地,

仿佛它急着要听凭自己
沉入水，叫水柔滑地来接受，
水呵，就那么欢快，涌向前，
又回流到它身下，流荡又飞溅；
那时，它十分从容、自若，
那么成熟，也更加庄严。
更加沉静地浮游着向前。

这首诗因为完全由“天鹅”的意象曲折传达作者的朦胧意绪，初读之后，理解起来确有一定的难度。唐湜在批评论述中没有空泛地阐释理论，而是进入文本内部，在具体细微的文本分析中，引导读者去接近诗的理解，从而把握他阐发的意象与意象凝定思想。

唐湜分析说：“这是生命由生入死的意象画，在诗人看来，死亡就是自然的成熟，就是永恒。天鹅是生命的象征，就这样进入了水的神秘，是生命成熟的体现，有着塑像似的凝定；在天鹅里化入了诗人作为人与思想者的灵魂，青春的生命的辛劳，应该也不得不过去，而它的沉重，正如思想者在感觉的大地上蹒跚地行走。‘死’，或者说一次新生的蜕化，使我们离开那限制我们思想的飘举的大地，而沉入了水，从容自如地呼吸，柔和的生活波浪随时前涌，又随时回流，成就了诗人的十分从容、自若，思想与感觉于是成熟于庄严的路上。这是齐生死的生命的辩证法。”到这里，隐蔽的诗意内涵，已经被清晰地揭示出来。但唐湜还没有停止，他进一步引申说明，这首诗里，“在这凝定的意象后面，可注意的，是欧洲思想家们，特别是使我们感到真切的欧洲诗人们对人生意义的‘哲学的焦虑’，从莎翁、约翰·邓到现代诗人所感到的那个‘人类受难的形象’”。^[6]

唐湜坚持的类印象式的批评，使他常常不是如朱自清那样专注于一首诗文本的具体细微的阅读分析，而往往是将文本部分或个别意象、字句，作为阐述理论的例证，通过这部分或个别的把握与批评，我们可以了解出他读诗与解诗中对于意象和意象凝定背后意义的关注和探询。他读穆旦的《不幸的人们》，更注意揭示诗里那种“更丰富，更丰富得痛苦的是诗人的自我分析与人格分裂的抒悦，那些是最深入最细致

的人性的抒情,他诉说他‘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因为有一个自然的上帝不断地‘添来另外的你们,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现在的学校与灵魂的‘教堂’,‘恶毒地澎湃’着的血液与自我的理性,一切对立都在咬啮着他的完整的生活,他的‘自我’在向一切自然欲望与社会的存在战斗。”〔7〕

对于穆旦意象与结构最复杂的爱情诗《诗八首》,他能够抓住其中一些重要的意象,进行联想与阐释。

八首情诗就是这爱的燃烧,这里,自我分裂与自然主义的恋爱观贯穿了诗句。一开头诗人就说:“哎,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那是个自然上帝的把戏,不是意识着的你我,而是潜意识与半意识里的你我——自然的“恶毒的血液”。

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

(《诗八首》之二)

这是一章生命的历史,没有起点,也无从终结。“水流山石”是自然的现象,而我们却由之从“死”的神秘里出生,生命永远在变形,却没有终结任务,完成自我的理想,“我自体”(仿康德的物自体)的日子。我们简直无法确定自己的爱与信任,因为自然不断使我们新陈代谢,“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青春的野兽,那个潜意识的冲动会使人疯狂在“温暖的黑夜里”。我们只能“拥抱”在用语言所能照明的世界里,但那个“未成形的黑暗”,那个语言与理智无法照耀的世界却更可怕。“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生的旅行是多危险的窄路,那自然的生命,“他底痛苦是不断地寻求你的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这个“你”,这个“爱”,是肉身的人,可不更是生活的理想,群体的爱吗?如此,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只能在死亡里化为平静。〔8〕

这里解释的是《诗八首》的第二首。在当时,人们面对穆旦这首如谜语一样的表述方式的爱情诗,大多无法真正获得准确理解的时候,唐

湜能够以这意象非常独特的一章,抓住“水流山石”、“死底子宫”、“未成形的黑暗”、“青春的野兽”等晦涩难懂的意象,联系上下文的诗句,进行合乎逻辑的意义分析,解读,串讲,使他的这些批评文字,不仅给我们读懂穆旦《诗八首》的诗意提供了积极思路的引导,而其带有文本分析色彩的解读,也具有了现代解诗学的意义和价值。

唐湜诗学批评更多的情形,往往是在综合分析论述中,以列举一首诗为核心,联系其他作品中的诗意与诗句,画龙点睛,解释局部,使你获得理解该诗的窗口和钥匙。因为他能够仔细阅读文本,准确地把握意象,进入诗的内在与思路,做到了只要很少的几句分析,引述与点评,即可将诗的真髓与思路揭示出来。对于王辛笛、穆旦、郑敏诗批评,多是如此。

如王辛笛最富代表性的《手掌》一诗。在这组以“手掌篇”为名的背面上,作者曾引录了两段英文诗。唐湜为了解读《手掌》,首先将它们翻译解释出来,然后自然地进入解诗。“《手掌篇》的引子是 W. H. 奥登的诗,‘自我想来,活着常常就是想着’,颇有‘我思故我在’的意味。‘这是消灭错误的时候啦’,这声音该使我们深思。那个高声叫喊的痴人,沉入了可怕的静寂的正是现代的思想者,现代的诗人们,他们在向未来探索,向希望倾听。如梵乐希的诗吟唱的,一个未成形的希望与未来在沉思里诞生了,这是诗人的呼唤。看第一章《手掌》:

形体丰厚如原野
 纹路曲折如河流……
 你就是第一个
 告诉我什么是沉思的肉
 富于情欲而蕴藏有智慧

这手是一个‘现代人’的理想,灵肉完全一致,情理完全合拍,体质丰厚,思路曲折,我欢喜那句‘高高举起你时可以呼吸全人类的热情’;但我该说这首诗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由于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支持它的思想重量,或者由于感情不够以溶化生硬的思想;而更因为诗人的急于表现,不够雍容,意象还没有完全成熟。”在谈到另一些诗的弱点时,